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十五卷

○科場 【閣臣典試】隆、萬以來，南宮主試例用輔臣，而以詞林大僚副之，已有成規矣。唯今上之壬辰，列內閣者四公，首輔王太倉、四輔張新建俱未至，次輔王山陰以爭冊立杜門，僅趙蘭溪一人在閣，遂並用詞林兩學士主之。至辛丑科，則內閣二人、首輔趙蘭溪久在病杜門，僅沈四明一人在閣。至丁未科，內閣亦止朱山陰一人，遂並用詞臣如王辰。又至庚戌科，則內閣三人，首輔王太倉不至，次輔李晉江以避言杜門，僅次輔葉福清一人在閣，於時主試亦用兩詞臣。是四科雖變體，亦揆之理勢宜然。況先朝俱有故事乎。及次科癸丑，內閣止福清獨相，則典試應如前四科例矣，而中旨忽下，命葉揆入閣，而起故祭酒方德清於家以為之副。是時虛綸扉以待者幾三旬，一切送票本章，皆自外而入；條擬旨意，皆自內而出。法膳上尊，賜無虛日。真千古所無之曠典，臺垣寂無一人敢言其非體者。乃至舊臺臣素號錚錚，臨期上疏勸駕矣。次科丙辰，吳崇仁以次輔領春闈，而假元之事起，狼狽去國，為天下笑。真所謂「盛滿之後必有衰風」也。

【有司分考】今下壬午科以後，議者謂十三省鄉試俱巡按專其事，實為總裁，而外簾府縣知推自為分考官，所聘教官，雖刊名錄中分閱朱卷，毫不得干預試事。其知推各看墨卷，恣通關節，競取所私。今宜痛革前弊，以京朝翰林科部諸官馳往典試，如先朝故事。若分考，則盡用別省教官之有聲者。倘不足，則間取本省一二知推佐之。奉旨准行，以今科乙酉為始，永為定例。其年之三月，將遣主考巡按浙江，御史王世揚條陳科場事宜數款，其語俱關切可行，而就中一條，若預知今日之弊而先言之者。疏中所列，二曰議革有司分考以杜私交：「臣查得往年同考試官，不論省直，皆用教官，唯順天鄉試則間以辦事進士或府佐及州縣正官充之。此非有意如此，蓋以其待選銓曹，隨便擇用，此雖以閱卷而取，彼非以閱卷而來，事不出於預期，人自難於蚤見，即欲作弊，安所措手哉。乃今謂教官，識劣位卑，為人所薄，欲與前項官員相間取用，是誠補偏救弊之法矣。而不知今日之教官非前日之教官也，前此就教者，類皆年力衰邁，今則多少壯矣；前此就教者，科不數十人，今則或千百矣；前此教官多無志上進，今則成進士者接踵相望矣；前此充考多壓於監臨等官，今則隨京考入簾，得專試事矣。此其識其官，尚可薄乎？即使果爾，亦宜另為酌處，不可遽及有司。何者？蓋有司之在本省，屬官也；其入簾，則考官也。將待之以屬官，則考試之體不宜卑；將待之以考官，則上下之禮不宜紊。此猶其小者。臣聞甲科，有司之在各州縣，多有從之講學作文者，其聲口知之極真，其情好交之甚密，今一旦使之得典試事，則與前日外簾何殊？雖糊名易書，與看墨卷者不同，然豈能盡保無牢籠之意，如昔人所謂冒中三古者乎？革弊而反以滋弊，釐奸而重以為奸，似非計之得者。況平時考官，各省俱已聘定足數，欲減其數，則苦於時迫路遙。欲聽其時來，則不免徒勞無益，將若之何而可哉？臣以為分考各官似宜仍用教職，第速行各巡按御史，督同各提學官，將各學年資精壯教官嚴加考選，一如類考生員之法，勿徇請托私人，唯擇最優者應聘前來。若輩既有志於功名，豈忘情於舉業？以此程士，自無留良。若使拘拘於有司，則云、貴、川、廣有司，進士甚少，亦何貴於捨外省舉人之教官而必用本省舉人之有司乎？此有司之分考所以當革也。」疏上，下禮部，時宗伯為歸德沈龍江，力主遣京考者，亦深是其說；但間用知推，乃其所建白，不欲自改前言，遂於覆疏中云：「教官之外仍用知推二人，但令按臣嚴核奸弊可也。」自此以後，教官日減，知推日增，沿至今日，每科用聘來教官止一二人，亦有全不用者。本省有司，平日廣辟門牆，入闈各收桃李，士子鑽營日巧，徑竇日多，取功名如寄。其京考官，視有司之高名跡資者，且夕銓部臺省，惴惴敬畏之不暇，間或駁回二三卷，則峻然盛怒，不復別呈。放榜期迫，京考惶懼，反卑辭謝過，仍求所呈卷，填榜畢事。較之王午以前，幸門不啻倍蓰矣。

【鄉會分考】自今上乙酉命京朝官出典鄉試，其分考屬之知推以及遷謫官。後知推行取拜禁近，再入會場分考者，固不可勝數，然未有先會場而下就鄉試者。唯吳江李龍門周策，以禮科都給事中為壬戌會試分考官，後外謫升山東兗州府通判，又為甲午科山東鄉試房考，此則二十年來未有之事。

【科道爭為主考】自乙酉以京朝官典鄉試，行之已三科，而御史不甘文柄之見奪，每科必有爭執。至癸巳冬，而紛紛互訐愈不休。上命禮部會官議之，因及主考兩司、分考有司之便否。今錄其略。禮部題覆九卿科道會議曰：「臣等參酌大明會典、前後詔令，竊謂國初之制，教官主考，慎選老成端方之士，皆自遠方聘至，不使本省一官得預其間。行之既久，法廢柄移，則改而署事舉人矣，又改而京官進士矣，又改而博選廷臣矣，並未有以較文歸守土。如近議用兩司者，蓋事外之官，必立於耳目之表，而後可以專彈壓事內之官，必絕於嫌疑之地，而後可以操權衡。布、按二司皆守土之吏，向用為提調監試，而不用為考試，杜請托絕嫌疑，祖制之所當恪守者也。同考試官，舊聘教職，或謂品鑒稍有未精，至欲改用本省甲榜推官、知州、知縣，則又失祖制不用守土官之意。且前項有司，在本省，屬官也；入簾，則考官也。將仍待以屬官，則取聘教職不得一體；將概待以考官，則於御史二司，不便相臨諄。御史於隔省，聘取甲榜府佐推官，或遷謫閒散之臣，大省量用三四員，小省量用二三員，以為領袖，其餘仍舊聘取教職，而知州、知縣有地方之任者不與焉。一應科場之事，在外聽御史糾劾，在內聽禮部禮科參駁，毋得阿徇，著為定例，庶職掌畫一，名實不淆。」上然其言，命永遠遵行。蓋未幾而漸變，以至今日，則漸以有司為政矣。王世揚疏語雖確，然奉旨後，稍為部所調停，此則九列與兩衙門會議，乃滿朝公論，今上已著為令，不旋踵而置高閣，雖聖主亦無如之何矣。先是，辛卯春，御史劉會請罷京考，仍用臺臣監試。禮部覆奏，監臨而親校閱之事，倘有奸弊，誰為糾察。即京差不便，總必歸重內簾。當使甲科就教者，復以行取以備主考；舉人就教者，寬以三科，以備分考。疏上，議行，臺臣不敢復爭，然而不用本省有司如故也，其如臣下之不奉行何！

【太座師】鄉、會座主體嚴，自難假借。至座主之師，則少殺矣。是以有「看馬不避馬，隅坐不隨行」之說。蓋士登甲榜，便有太座師三十六人，勢不得以居尊概之。況大廷會議，公事糾彈，有難以引嫌者。往年唯甲戌科楊御史四知，認太座師許新安相公為師，凡晉謁俱踵弟子之後，已為一時談柄。近日元靖初詩教給事用事，有江西祝給事耀祖與之同垣，其師弟極稱親切。蓋祝之鄉座師為於泰常倫光祿，而元則於之座師也。人薄其趨時，譏之云：「不父其父而禰其祖。」相傳以為笑。

【李京山門生】古人以門生門下見門生為絕盛奇事，本朝固時有之，然如近日京山李翼軒維禎則異極矣。辛未科李以編修分考，得陳大參培所長祚，陳之門生為癸未葉相國向高，葉之門生為戊戌顧榜眼鄰初起元，顧之門生為甲辰楊狀元昆阜守勳，一時同列禁近，無在家者。至癸丑會試，葉以首揆主考，得周延儒等一榜，尤為極盛。李尚以右轄起家，仕途中最為積薪，而衣鉢之傳，則向來未有綿遠如此公者。

【薦主同咨】士人當重座主，無論鄉、會皆然。若作外吏，遇臺剡舉薦，雖稱相知，然恩地輕重，相去日遠；數十年來，特重薦師，待以異禮，幾出鄉、會座師之上。蓋房考座師，日後升沉不可問，而薦主西臺垣赫，且可藉以為援，勢使然也。以故近世建言諸公，參劾會試大座師者屢見，則大座師已癸揆席，次亦要地，可借以博直聲，而參薦主者無一人焉。其向背最為易見。至於中行知推同時行取者，向號「同咨」，不過以咨文並列，初無譜牒之誼。自戊戌一咨，候命輦下者五載，青袍角帶鱗集都城，匹馬過從靡間朝夕，而西北大老有位望氣力者，時攜壺榼作黃梅授衣故事。於是一時風靡，論議如出一口，敦講年誼，情以填簾。是時沈四明、溫三原水火，次年楚王妖書諸事起，沈遂為公議所共棄，間有異同一二人，旋以掃門入幕受指目矣。二十年來，同咨之好更勝同榜十倍，其子弟修通門之敬亦加嚴，然戊戌以前無此也。今同年往還投刺，俱稱年弟，然先人丁丑榜中，唯同館數相知稱之，其餘皆年侍生也。聞一榜盡稱年弟，始於乙未科，不知然否。要之，後日名位稍異，其貴者或執舊禮，而冗散庶僚自稱年晚生，至有竟署銜名，不復敢書年字矣，惡睹所謂年弟哉。

【乙丑會試題】高中元主乙丑會試，《孟題》有二夷字，犯上所諱，賴首揆徐存齋力解而止，人皆能言之。然實以首題為「綏

之斯來」二句，則下文有「其死也哀」，為上深怒，謂有意詛咒，忽問徐此題全文，令具以對。徐云：「臣老耄健忘，止記上文有臣名與字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，差能記憶耳。」上意頓釋，不復治。使其具述諱語，高無死所矣。是年海忠介從郎署抗疏，指斥上諸過舉，上必欲殺之，亦賴華亭詭辭如王生達生長富貴，正復一往之苦云云，因得長系。上即以是年冬上賓。又二年，徐謝政，而高再起柄用。海撫江南，所以苦徐者萬狀，幸兩公先後去位，而事寢。徐之施恩出無心而報者反是，不可謂非兩公之薄也。

【甲辰科首題】今山陰朱相公主甲辰試，首題為不如命章，初命題即約同事必三段平做，不失題貌始可掄元，若違式，即佳卷亦難前列，同事皆以為然。既揭榜，則元卷殊不然。朱氏子弟俟其出場暫憩，漫叩曰：「大人選擇榜首，何以竟違初意？」朱驚起，取卷讀之，歡曰：「我翻閱時殊不覺也。」蓋識神似為鬼物所掩矣。朱婿張兵部親為予言之。又揚表中「天何言哉，民力竭矣」二儷語，亦夢中先授之者；及閱二場，皆擊節歡賞，謂為成語確對，且切題，因以刻程。蓋冥趣默相此公如此。然元卷為士子所聚嘩，主考有憂之，索性以冠廷對，冀弭群口，天之巧於玉成至矣。

【出題有他意】古來考試，以題譏人者與見譏於人者，其出時未必有意，而揣摩者多巧中之。如唐僖宗時，以「至仁伐至不仁」命題，而士子作詩云：「主司何事厭吾皇，卻把黃巢比武王。」此語幾欲殺其人，刻亦甚矣。若歐陽文忠典試，出「通其變而使民不倦」賦詩，謂多一「而」字，錢氏子因作詩云：「試官偏愛外生兒。」此又援蔣之奇劾歐甥女曖昧事，更為浮薄。我朝命題者無此事。而正德改元，實誤襲西夏李乾順故號，時馬端肅秉銓，出試題以嘲政府之不學，劉晦庵、李西涯、謝木齋三公在揆地，世傳為笑端。世宗朝，語涉忌諱有厲禁，鄉、會試命題，莫非諛詞，至癸丑《孟》題「五百餘歲而巧」極矣。隆慶初元，高中元以次挨聚劾去，是年應天遂出「顏淵問為邦」一章，以放鄭為言，蓋媚徐華亭也，斯已可異。萬曆己卯，正江陵擅國之時，山東、貴州第二題俱為「敬大臣則不眩」，尤屬可笑；而南京出「舜禹為首」題，致他日有勸進之疑，則怪極矣。壬午湖廣出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」，則江陵之桑梓，媚之尤為近情。而權相已沒不及知矣。此後諂風稍衰，而諷諷者漸出。戊子河南《孟子》出好善章後二節，主意在訛訛之聲音顏色與讒諂面諛之人，所以譏切時相，聞時相頗不悅。甲午應天以「管仲器小」命題，福建以「鄙夫事君」命題，說者謂指蘭溪相公，又謂只指石東泉司馬，未知誰屬。而借聖語詈人，亦虐甚矣。至於己酉湖廣忽出《孟子》「孫叔敖舉於海」，初見人甚疑駭，後乃知為郭江夏家居，方負相望，故以此題，默寓擁戴，亦真能識時趨者。但江夏公正人，反未必喜也。

【讀卷官取狀元】自嘉隆以來，春榜會元大都出詞臣之門，蓋館閣本文章之府，而大主考又詞林起家，亦理勢使然。唯今上癸未，會元為李九我，則工部郎蘇紫溪濬首卷。蘇、李同邑，又自幼同筆硯，李舉解元，久在公車，名噪海內。兩主考既欣得人，並天下亦無議蘇之私者，此數十年奇事也。若狀元卷則必出揆地所讀，方得居首。間有出上意更置前後者，十不一二也。唯今上乙未狀元朱之蕃，則工部右侍郎沈繼山思孝所讀。沈居六曹貳卿之末，而以人望新起，時政府四人，為趙蘭溪、張新建、陳南充、沈四明，俱與沈同年，夙稱氣類，孫富平雖為太宰，與沈隙未開，亦相厚善，故沈所取竟得大魁，莫取與爭，亦累朝以來僅見事也。至考館選，從來非相公屬意，則本房分考力薦，未有外寮得與者。是科秦人南師重，故沈撫陝時得意門人，至是薦人，亦列席常，皆以前所未有。朱、南二詞臣感知己之恩，修門牆禮甚恪。未數月，沈轉官協理京營，漸與孫太宰有違言，彈文四起，沈杜門求去，二詞臣蹤跡亦頓疏矣。

【鄉試借題攻擊】丁酉順天二主考獨焦漪園竝被議，攻之者唯二三科臣，皆次揆張新建客也。焦以進《養正圖記》為新建所痛恨，而郭明龍以宮寮為皇長子講官，亦深嫉之。焦既出闈，即以所撰《圖說》具疏呈御覽，其時禍本已成矣。監生吳應鴻、生員鄭棻先被斥，而曹蕃、張蔚然等數人則重罰以待覆試，分考行人何崇業、主事費寫佳等調南京，焦亦調外任。蓋物情唯欲焦早離青宮講筵足矣，其關節固無影響，即指摘文體，亦借多名耳。焦既補元僚，己亥再入大計，直至丙午，始一補藩幕推南司業，又論罷。蓋新建厄之於前，江夏厄之於後，兩公非同志也，特憎焦則無異辭。丙午後，郭久已林居，時方為名流所宗，故人肯代為效力。

【北場口語之多】順天鄉試，自戊子深求之後，辛卯則馮臨胸為政，時負海內重望。自愛其鼎，以故故陳都諫子、故邵中丞子，列在元魁，俱斥去別換，僅免口舌。甲午亦無所糾拾，特以政地持平，主者亦無仇家相嫉耳。丁酉一役，焦弱侯正在多凶多懼中，忽以臨場特命，使不得辭。識者已知其故，比榜出，而省中曹大咸、楊廷蘭輩露章，辭雖峻刻，實無關節可指。況所參汪泗論、張蔚然、邱夢周、曹藩諸人，俱名下貧士，無能具苞苴者。焦雖謫，而已亥大計，曹、楊兩公亦坐新建黨逐矣。庚子則關開雍主考，素以豪傑自命，慮礙大拜，加意防閒。至預約提調府丞喬壁星，凡其同鄉江南四府監生卷，皆另為一束記認之，不派房，不批閱，自謂極其跡嚴。以故三吳遂無一人得售。乃榜首浙人趙維寰，已首被文體指摘，蓋北人見趙卷峻潔，駭而未見，儀郎某公尤忿忿，至欲斥而胥靡之。會同鄉在事，議罰科而止。然向來被議者，主試皆南人，舉子皆胥監。豈畿輔子衿，皆曾史耶？

【禮官誤字】辛卯南京鄉試，中式李應傑者，誤書「從諫如轉圜」為「轉環」，禮科給事胡汝寧駁之，謂當為「轉環」，而此子荒謬，乃寫作「環」，此必關節語。主考論德陸可教辨疏嗤之，謂一圓字耳，舉子已誤，給事再誤，此寧容相笑。胡，江西南昌人，理學名邦也。又前一科戊子，胡亦曾主考浙江，而鹵莽乃爾，同鄉恥之。先是，南昌一巨公張升者，在武宗時為禮部尚書，因主上新登極，選宮嬪例禁娼優隸卒之家不許就選，張誤「隸」作「吏」，以登榜文，其下力爭不聽，比榜張而大嘩。闕京刻木輩至欲刺刃，始為改正。同一邑人，同為文章司命，先後以鄙受侮，乃知伏獵侍郎、杖杜宰相，何代無之。先，嘉靖七年戊子，順天鄉試後，御史周易劾副考庶子韓邦奇試隸引用尚書元首首哉等句，錯亂截除，而易疏中亦自稱誤改尚書，為禮部所劾。邦奇既降同丞，易亦降衛幕。蓋易為提學，恨序中不列己名，故借端攻考官，已而兩敗，與胡汝寧事相似。

【榜後誤失殊卷】戊子順天場事竣後，失去殊卷數卷。禮官高桂糾場弊，歸罪於主考作奸，先去以滅其跡。至次科辛卯，應天中式七十五名，錢魁春借出朱卷，以燈下檢閱，誤焚二三場。檢舉當議罪，禮臣覆奏請薄罰，得旨姑宥之，一時言路亦無參駁之者。錢今去魁字，單名春，甲辰登甲榜，作吏有聲。同一失朱卷也，而評議異同如此。蓋其時司衡者，物情有與有不與，故當事者之苛怨亦因之通論也。今北場及會場朱卷，皆以開榜時立刻送部磨勘，無復遺失事矣。

【廷試】正統戊辰科會榜後，即喧傳謠云：「莫問知不知，狀元是彭時。」及廷試，彭文憲果為龍首，不三年而入內閣。天順癸未科以御史焦顯監試，而火焚科場，說者以御史之姓應之，詔改是年秋會試。次年甲申廷試，於是時人為之語曰：「科場燒，狀元焦。」比傳臚，則彭教為龍首，其謠竟不驗，唯庶吉中有焦芳一人，後至大學士少師，豈即此人應之耶。今上癸未閱進呈卷中，有吾鄉朱少宰，與國姓既同，且名亦以佳識，因拔為首。聞乙未科，金陵之朱亦然。總之，君父造命，特偶應之耳。嘉靖末年及今上近科，以大力得路者，改佳名以應廷對，自謂芥拾鼈甲，竟不如所願，揆地亦付之浩歡而已。宋時焦蹈登狀元，是年棘闈亦被災，時人云：「不因科場燒，那得狀元焦。」癸未之謠蓋祖此。

【閣試】士人自鎖闈揚廷之外，其試事最重者，無如吏部之考選科道，內閣之考選庶常，尤為華選。先朝俱視文字為甲乙，且不拘定疆域，各以義命相安。今未試之前，采訪居其半，請托居其半，甚而暮夜先容，紙上之語，僅免曳白，便足入數。科道本以試卷為芻狗，唯庶常自考改以後，仍親筆墨，朔望有閣試，每旬有館課，近來又多屬之捉刀人。蓋挾冊傳代諸弊，視里試有加焉。即博學宏詞故自不乏，然才力每以應酬奪之；且自初考時，各省限定人數，而雲、貴、廣西三省又每科輸選，如壬辰當用貴州，則是科止中一人為馬文卿；乙未當用雲南，則是科止中一人為俱祺，皆未入試已知妙選屬之，最為可笑。而同鄉中篋書潛遞、露揭顯攻者，至不避友戚。年誼衰薄，終身切齒，往往見告。今上自御極以來，放進士已十六榜，其不開館選者，僅甲戌、庚辰、庚戌、丙辰四科耳，此本朝翰苑稀有之盛。然前戌、前辰俱江陵當國，自以詞林壅滯暫停，至丙戌議定，每科不輟，永為例矣。庚戌以隔房取中，指摘紛紛，上意大疑，以故屢請不報。至丙辰而群龍無首，文壇喪氣，不至駢誅者，幸耳，何暇議及庶常哉。乃知宋世制科屢舉屢廢，當亦有繇矣。庚戌科請考吉士，久未得旨，過夏且歷秋矣，諸進士中有聲有援者，各懷奢望，亦各挾妒心。時山東僅當取一人，有三甲守部者，本巍科巨族，雅負才譽，自謂無敢抗衡。唯即墨人周士象父為詞林大僚，身亦廣交時貴，意其相厄，乃

作謗書遍投，謂周輦數萬貽戚，京師藉藉，疑信相半。周時病困，慮其或強起就試。至排閣穢置之，周不勝恚而死，同鄉俱恨。周夫人至欲出疏鳴冤，為烟黨勸而止。究之上終不允考，聖矣神矣。

【御史方伯相毆】顧侍御驥字龍楨以行人入西臺，出按廣東，不甚諳吏治，而性剛戾自尊大。廣州知府方遂者，以部郎出守，為其所冒，自罷去。其下郡僚令長，為所辱者接踵，以漸及於蕃臬。時王積齋泮為左轄，素以清直著聲，至是已先為備。時庚子秋試，王以提調偕侍御入闈，王點名散卷畢，偶以一公事相爭，遂詬置，至以老奴才目王，王亦以惡聲答之，因兩控於至公堂上。王奮拳擊之，顧不能勝，墮冠弛帶，以吉服而盤旋於地。有邑令倪姓者名失記司外簾，力為解勸，顧即攬其裾痛毆之。令，故美鬚髯，頃刻頤頷俱空，不知王出外久矣。王返藩司，即具疏言狀且請罷，得旨，顧革任聽勸。顧疏尋至，王亦去如顧勸例。事下撫按，又轉委之兩司，俱礙直指體貌，久不能結，其後按臣李時華者，黔人，乙科，竟欲坐王而直顧，以藩臬不從，遂兩平之。時人皆知曲在侍御，後京考以浮躁處之，王雖不起，今優游林下，頗為輿論所惜。

【孫蕢陳遇】洪武初元，徵求隱佚唯恐不及。同時南海之孫蕢、建康之陳遇皆稱儒臣，然而晚節則天淵矣。雖開國聖人誅賞不測，然實皆自取之。蕢自洪武三年庚戌開科，三試俱高第，賜進士出身，授工部織染局使，出為虹縣主簿，選入翰林典籍，又出為平原主簿，以事逮問，輸左校，尋被釋。拜蘇州府經歷，二十二年謫戍遼東，又以藍玉黨見法。蓋仕宦二十年，一禁系，一從戎，四為下僚，僅一人史局，而不免伏鎮。其著述甚多而失傳，今存者《祭灶》一文耳。當時亦何苦應舉入仕，以致非命耶。陳遇，當太祖渡江即以書聘之，稱為老先生，比之伊、呂、孔明，書在御集，文多不載。遇赴召，上大悅，遂見親信，授供奉司丞，不受。上即帝位，三授翰林學士，俱不受。乃賜肩輿，從以衛士，以使兩浙。歸，除中書左丞，力辭。召入禁中，賜坐，命草平西詔，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。復辭。再除太常少卿，又除禮部尚書，皆固辭。命其子入直，又辭。甲子秋病卒。上遣中官諭祭，賜葬。子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。遇自癸酉受上知，入侍帷幄前後二十一年，無日不在太祖左右，命以禁近不受，命以卿貳不受，欲貴其子又不受，寵眷則師臣，而不改布衣以沒，飾終之典，視文臣有加。比之李鄴侯差似之，尚嫌必在德宗時多一番宰相也。蕢起東粵萬里，應制科得微官而以凶終；遇生輦轂下，出入禁闈而無恙者，則求祿與遺榮異也。當時詞臣如青田以鳩死，金華以憂歿，而遇獨免於讒賊，且造膝之語無一傳於世。其品之高、見之卓，有劉宋諸公所不及者，未可與孫蕢並論也。或云：「陳遇者，自以生在元時，雖不仕，不忍背之，故力辭顯位，不特慮高帝威嚴難事也。」其意似與楊廉夫同，遇即世所稱靜誠先生也。

【洪武開科】洪武四年辛亥，始開科取士，得吳伯宗等，此世所知也。不知先一年庚戌，以明經薦至京師者，上俱親策問之，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；廣東番禺人李德者，以明《尚書》薦，與焉，授洛陽典史，歷濟南、西安二府經歷，告改湖廣、漢陽教諭，又改任廣西義寧縣，致仕歸。見黃泰泉佐所為德傳中。則庚戌實開天第一科。又蘇州《錢氏世譜》云：「洪武庚戌狀元安大全。」則又徐字之誤也。楊升庵又紀洪武五年壬子科，會元陳忠，福建莆田人，而狀元則為朱善。蓋連三年三賜廷對，得大魁三人，而世知之者鮮矣。至六年癸丑科，命罷會試，選河南舉人張唯等四名、山東舉人王璉等五名俱拜翰林院編修，命贊善大夫宋濂等教習，而正史及諸家記載俱不書。直至十八年乙丑，始復會試廷試，以至於今。張唯者，江西永豐人，寓南陽，遂應六年癸丑科河南鄉試，以通《尚書》為第一人。是年不開南宮，止選唯等十七人，即授編修、光祿，日給酒饌，太子諸王，分日為主。宋濂等以上所親教，不敢以師自居，因侍上宴，始敢請唯等為弟子，上笑而許之。尋命唯等歸省墓，俱攝監察御史以行，其恩禮非後來教習諸士可及也。時河南同選者祥符王輝、河南李端、洛陽張翀，其云十七人，蓋又在山東五人之外也。

【開國第一科】洪武四年辛亥始開科取士。時自畿輔外，加行中書省凡十有一，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，而吾浙得三十一人，蓋居四分之一，而會元俞友仁復為浙西之仁和人，首藩首科，盛事如此。是時劉基、宋濂、章溢、王禕輩俱浙人，一時同為開創名臣，宜其聲氣之相感也。累朝教育，遂以科第甲海內，信非偶然。是科獨湖廣一省無一人中式，而高麗國中一人。

【鄉會試並舉】洪武三年庚戌開科鄉試，次年辛亥會試，狀元吳伯宗在紀載中久矣。乃四年京畿鄉試，以前元貢士鮑恂與學士宋濂為考試官。而解大紳學士文又云：「家君以洪武辛亥主考江西。」則是歲鄉闈與南宮同開矣。況解為江西人，即主江西試，而鮑以青衿與學士同列，且居其前，俱奇事也。又《臨江先哲錄》云：「洪武五年八月，禮部侍郎曾魯奉旨為京畿考官。」則是庚戌、辛亥、壬子連三年俱舉鄉試，尤奇之奇也。雖國初典制未定，而後學則未之知。若連三年廷試，則已紀之矣。

【二張忠義】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，一甲第二名張顯宗，福建寧化人，拜編修，曆官工部右侍郎，以事遭戍興州，起至交址左布政使，卒官。此史所紀也，而葉文莊《水東日記》云：「顯宗舉洪武辛未狀元，官至祭酒，聞燕邸靖難師興，遂從陝西起義兵，後不知所終。」二說不同。葉云顯宗狀元，或承俗刻之誤，而起義兵一事則俚矣。顯宗初從工部侍郎謫戍也，正代張昺之任，昺為浙江慈溪人，從工部侍郎出為北平左布政使，知燕邸有異謀，欲偕其僚發之，為庫吏李友直所告，文皇帝捕昺，斬之。即以其時舉兵，立授友直為北平布政司參議，尋升刑部侍郎、尚書，以至工部尚書，至正統間始沒於位。二張死節，同官同時，今唯昺之名見於史，而顯宗忠義後人無能名之者，革除義士，其湮沒者多矣。又他書紀顯宗為狀元，不止葉文莊一人。又《練子寧別傳》云：「登張顯宗榜進士第二人。」

【吳康齋父】吳康齋以布衣薦起，英宗召見，特授左春坊、左諭德，不赴而歸。今上有言官議，將同陳白沙、王新建崇祀兩廡，偶議者不同，中止。然天下猶以為缺典，而不知康齋之有父溥也。溥，字德潤，洪武時為太學生，即奉詔使雲南宣諭，再使福建閱士伍，其饋遺一無所受。登建文二年庚辰科會試第一名，廷試第二甲第一名，授翰林編修，與修高皇實錄。書成，升修撰。又修《永樂大典》，充副總裁，尋用祭酒胡儼薦，升司業。在詞林國學二十餘年，其科名既夙，實際亦奇，而人無稱之者，並不知本朝有此會元也。康齋以徒步位官寮，而生被寵遇，沒享俎豆，榮名萬世，信乎人貴自立哉。康齋名夢祥，字與弼，以字行。洪武間吾邑嘉興有王嘉會者，字原禮，元末累舉不第，入我明，以明經應聘至京，授翰林檢討。洪武十五年升國子右司業，與祭酒宋訥、左司業龔學，嚴立楷範，三人俱春秋高，鬚眉皓然。太學數千人，肅而畏之。以老疾乞歸，特賜致仕，未行而卒於官舍，時年八十餘。上命禮部應天府給舟車還葬，發引之日，又詔沿途有司祭之，而吾鄉人已無能名之者。且國初國子司業有左右二員，則雖博洽者夙亦不及知矣。

【前甲申會元】錢文肅習禮作劉子欽墓志云：「劉以《書經》中永樂癸未江西鄉試第一，明年甲申，禮部會試仍第一，登會榮榜進士，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。坐累，戍廣西南丹衛。仁宗登極，以會榮薦，起為江西新淦縣訓導，歲滿請致仕歸，以大耋終。余與公生同邑，學同志，少而往還相好，壯而相繼登朝，老而先後謝事。」所述劉生平甚詳。蓋錢以洪武壬子生，劉以洪武戊申生，長於錢四歲。劉先舉解元，錢以永樂戊子繼登江西鄉試第一，相去僅隔一科，皆吉水人，又同在詞林。子欽年八十卒於家，又六年而錢亦沒，年八十九。其生平交情最昵，出處又同時，斷無誤謬之理。而歷代紀述相傳俱云是科會元為楊相，江西泰和縣人，又何也？子欽名敬，以字行，本朝南宮榜首，宦途不振，未有其比。錢鄉會亦聯捷己丑會試第十，辛卯廷試；亦起家庶常，官至少宗伯，諡文肅。弇州所紀「六典文衡」者，即此公也，與劉榮枯迥異如此。《天順日錄》云：「子欽甲申會元。」時去永樂未遠，且李文達亦不應妄言也。陸文裕《玉堂漫筆》亦云然。而弇州直駁其誤，蓋未考李公《日錄》及錢文肅所作志耳。

【現任大臣子弟登第】弇州云：「大臣在事而子弟登第者，成化以前俱無之。」此又大謬不然。永樂二年甲申會元又館元楊相，為輔臣子奇姪；宣德二年丁未進士金昭伯，為次探金幼孜之姪；正統元年丙辰，二甲進士章瑾，為禮部左侍郎張敞之子，試時竟不引例回避，瑾後亦至禮部右侍郎；正統十年乙丑進士劉璉，為戶部左侍郎劉中敏之子；正統十三年戊辰二甲第二名曹鼎，為首揆文忠公肅之嫡弟，文忠讀卷不回避，又選為庶吉士；景泰二年辛未二甲進士陳傑，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鑿之嫡姪；三甲進士曹景為南京吏部尚書義之嫡姪；景泰五年甲戌三甲進士孟准，為戶部左侍郎鑿之子；耿裕為刑部右侍郎九疇之子；羅淮為太子少保右都御史通之嫡姪；二甲進士何喬新，父文淵為太子太保禮書，甫去任半年；天順元年丁丑二甲進士許起，為次揆許彬之子；二甲進士石俊，為忠國公石亨嫡姪；進士沈瑤，為南京戶部尚書翼之子；天順四年庚辰三甲進士周經，為刑部左侍郎瑄之子，俱現在大臣，此

皆成化以前之事也。乃成化以後兪州所紀亦未詳，如成化二年第一甲第二名程敏政，為首揆少師李文達賢之婿；而庶吉士商良臣，則故相商文毅輅之子，文毅即以是年冬出山再相矣；庶吉士李瑑，為禮部侍郎紹之子；成化五年己丑，庶吉士尹寵，為吏部左侍郎旻之子；成化十一年乙未二甲進士王沂，為南癸酒璵之子；三甲進士章元應，為南禮部左侍郎綸之子；成化十四年戊戌三甲進士、庶吉士楊時暢，為戶部尚書鼎之子；三甲進士周紘，為南刑部尚書瑄次子；成化二十年甲辰二甲進士黎民表，為吏部右侍郎淳之子；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庶吉士萬弘璧，為首揆少師安之孫，兵部右侍郎翼（一作翬）之子；二甲進士倪阜，為禮部右侍郎岳之嫡弟，岳會試不回避，且為廷試提調；弘治六年癸丑二甲進士王承裕，為太子太保、吏部尚書王端毅恕之子，端毅不讀卷；弘治九年丙辰二甲進士劉東，為次輔健之子，健不辭讀卷；又南左都御史翟瑄子銓、南禮部侍郎董越子天錫，俱舉進士，時越考績在京。又進士許纘，為右副都御史進之次子；弘治十二年己未二甲進士謝迪，為次揆謝文正遷之嫡弟；三甲進士許誥，禮部左侍郎進之長子；弘治十八年乙丑第一甲二名謝丕，又為遷之子，以出後其叔選，不書本生父文正公名，文正雖亦引嫌，竟充讀卷官；進士金達，為南兵部侍郎憲之子；正德三年戊辰傳升檢討，又升侍講焦黃中，為次揆芳之子；傳升編修劉仁，為兵部尚書宇之子；庶吉士韓守愚，為戶部右侍郎鼎之子；進士劉霍年，為禮部尚書春之姪，春辭提調；正德六年辛未狀元楊慎，為次揆楊文忠廷和之子；庶吉士費棗，為禮部尚書費文憲宏弟；正德九年甲戌科庶吉士于承勛，為首揆楊廷和之婿；十二年丁丑科三甲進士李惠，為僉都御史鉞之子；庶吉士葉桂章，首揆楊廷和之婿；正德十六年辛巳第一甲三名費懋中，又為文憲之姪；嘉靖二年癸未狀元姚洙，為新任工部左侍郎姚鏞子；二甲進士楊惇，為首揆少師楊文忠廷和次子，仍充讀卷官；二甲進士崔允，為駙馬都尉京山侯元嫡弟；嘉靖五年丙戌庶吉士費懋賢，又為首揆費文憲之子；庶吉士毛渠，為次輔毛文簡紀之子；又先一年乙酉解元、二甲進士王汝孝，為兵部尚書憲之子；嘉靖八年己丑三甲進士吳子孝，為南京吏部尚書一鵬之子，此後數科未之見。至嘉靖二十三年甲辰，而翟諸城當國，長子湧現論以試中書舍人，次子汝孝以國子生登第，為臣科王交等所劾，致父子削奪。然是科二甲進士亦試中書舍人，為故錦衣帥陸松次子，現任錦衣帥陸炳嫡弟，獨無一人指及，蓋是豈陸倖已熾，非翟石門比，故言官求多於宰輔而緘口於權幸也。二十六年丁未，二甲進士陳以鶴，為兵部尚書陳經之子；二十九年庚戌三甲進士王正國，為吏部左侍郎邦瑞之子；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二甲進士孫鋌，為禮部左侍郎升之子，南宮試亦不回避，仍充廷試提調；三十五年丙辰二甲進士孫鑣，又吏部右侍郎升之子；三十八年己未吏部尚書吳鵬子紹，登二甲進士，則倩人入試，途人皆知，而言路無敢言者，乃父太宰亦不辭讀卷也；至四十一年壬戌，少保、兵部尚書楊襄毅博子俊民、左都御史潘恭定恩子允端，登第，兩公辭讀卷，不許，二字俱二甲進士。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子材，亦以是科得雋。至四十四年乙丑遂次子試，又舉進士，時乃父尚在位云。降慶以後，耳目所及，不必記矣。李文達，河南之南陽人；程篁墩，南直之休寧人，何以數千里外結姻，且程舉鼎甲年已二十有二，乃父信現任兵部侍郎，何以聘而未娶，且婦翁為讀卷首臣，竟置前列，當時亦無異議，均不可解。

【王辰會元】本朝開科以來，南宮王辰凡四見矣。初為永樂十年，則林志居首；再為成化八年，則吳寬居首。林以解元會元登榜眼，吳以經魁會元登狀元，俱擢巍科、居翰苑。至嘉靖十一年，則會元林春；萬曆二十年則會元吳默，俱二甲進士，俱不得入詞林，且兩科又考庶常，而兩公竟失之。是四公者，二林皆福建之福州人，二吳皆直隸之蘇州人，同姓同郡同單名，前則同人鼈甲，後則同拜郎署，並館選見遺，造物播弄，奇巧極矣。

【馬鐸李騏同母】馬鐸者，舉永樂壬辰狀元；李騏者，舉永樂戊戌狀元，俱福建之長樂人。世傳其母先嫁馬氏，生鐸；再嫁李氏，生子即帶馬姓以為名，至文皇臨軒唱臚，御筆改馬為騏。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。此說自幼聞之，兪州記奇事亦以為誠然。及考二人志銘，則殊不爾。鐸之母為卓氏，騏之嫡母為葉氏（先亡），繼母黃氏，俱封安人，未幾黃氏亦卒，騏尋下世。然則二人本不同母，何以世有此說，或因一時並貴，因諱而易其姓耶？是不可考矣。

【征叛王廢鄉試】宣德元年丙午科，順天當鄉試，以上親征漢王高煦，不及開闈，此亦創見事也。又九十四年為正德十四年己卯科，江西當鄉試，會寧王宸濠反，亦廢試事不舉，時武宗亦自北率兵親征。然江西省至嘉靖元年壬午科，上命並取一百九十人，以補前度之缺，而宣德己酉順天之補否，不可考矣。

【典史再舉鄉試】曹文忠肅以典史中殿元，以輔臣死土木，人皆知之，又但知其以鄉舉棄校官改縣尉耳。初，肅已中鄉試，為山西代州教職，負才不屑卑冗，欲棄官再就試，為吏部駁奏，遂改授江西泰和典史。宣德七年解部匠至京，值京師大比，乞入試，大學士楊士奇憐而許之，遂再中順天第二人，因連捷，遂魁天下，事見國史甚明。今世徒以典史會試巍科為奇，而再登賢書，抑奇之奇矣，其他坐斥去而再入彀者另記。

【舉人充吏會試】先朝中式舉人，會試不到者降充吏，如四川馬湖府王有學等，後以展辨得免吏役，復入會場，已會紀其事矣，乃更有可異。正統三年行在錦衣衛司吏莫煥等奏：「臣等俱中宣德七年鄉舉，以疾病會試逾期，禮部授例責充吏役，不敢辭避，第求仍許會試以圖進取。」上從其請。夫擯賢書為功曹，固為苛政，然祖制不可違，若已列胥吏，復入南宮，不幾辱賓興盛禮歟？何不引王有學等例，還其故物而就試歟？因思後日弘治間，唐寅、徐經等亦以掛誤充吏，亦可如莫煥等，望格外之恩矣，此等事真是異典。進士以雜流起家者，如驛丞、吏員、承差、書算之屬，皆同諸生鄉試也，既登解籍，則為鄉貢士，非復雜流矣。今既降充吏役，此後僅可列仕版耳，仍歌鹿鳴而來，則稀有之事也。

【驛丞進士】宣德八年癸丑，曹肅以太和典史登狀元，以為異事，而不知正統四年己未第五十九名李鬱，江西豐城人，下書「承差習《禮記》」；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第一百五十三名譚溥，其下直書「山東東阿縣田縣驛驛丞習書」，此僅見之《會錄》中耳。兪州《奇事》述及科試考皆不之載，若正統七年壬戌科一百二十一名鄭溫，為直隸松陵驛丞，則兪州已記之矣。

【鄉試遇水火災】正統三年戊午順天鄉試，首場畢之夕，遇火，士子試卷頗有毀廢者。有司懼得罪，但請修葺場屋以畢兩試。時會鶴齡以侍讀學士為正考官，獨不可曰：「非再試無以滌百弊、昭至公，何惜一日之費，不成此盛舉哉。」有司以二說奏，上命如鶴齡言，改用十五日為首場，是科更稱得士。至弘治五年壬子浙江鄉試，首場遇大雨，漂浮號舍，不能坐立，士子嘩擾，競散而出，約束之不能止。監臨御史、監察憲臣俱欲罷試，獨左布政劉大夏曰：「暴雨必有息時，可令自揣能文者聽其願留，勿隨眾去，當以留者為準，閱其文登榜。」於是存者尚有八百餘人，悉命還號舍，雨果止，於是仍如額取足數，比榜出，人謂得人勝他科。按此兩番變故，實出意外，曾欲再舉以消弊孔，劉欲畢試以完大典，俱審時度勢切中事理，賓興俱賴以告成，事若相反，其得體則一也。按天順七年癸未會試，首場亦遇火，焚死舉人九十餘人，則試卷尚未成文，以故改本年八月再試，至次年二月唱臚，雖稱天順八年，而英宗已先一月升遐，不及臨軒矣。英廟在御，鄉、會二試，蓋兩罹鬱攸云。

【內官子弟登第】景泰五年甲戌科，二甲進士牛輪，順天涿州人，《登科錄》書其叔玉為司禮監左監丞。按玉橫於天順之末、成化之初，李文達會面辱之，至今有《學士醉歸圖》傳世，其在景泰時，何以遂登之錄？且書叔亦非故事。時高文義、於忠愍俱稱正人，為讀卷官，何以置不問也。若正統十三年戊辰科二甲進士李泰，順天香河縣人，《登科錄》書：「父永昌，見任司禮太監」。此必生泰後始自宮人掖庭，然不書母吳氏，而書其祖母王氏，則又非典制矣。又如景泰二年辛未科二甲進士成凱，陝西西安府耀州人，書父敬前翰林院庶吉士。時敬久從館中出為晉府王官，坐法腐刑，尋從景帝潛藩入紹，已升御馬監太監而不書，僅書其前銜，最為得體，且並書母孫氏，稱具慶下，則二太監俱見其子成進士，亦幸事矣。李泰第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官至詹事；牛輪亦選庶常，授編修，官至太常少卿；唯成凱因病不得赴館選，而父敬為景帝所眷寵，特授凱吏科都給事中，尋卒，又二年而敬始歿。弘治三年庚戌科二甲進士張定，為太監張敏嫡姪，敏即在憲宗朝保護英宗者。英宗北狩不返，徐埜輩議南遷，於謙等爭之不能得，賴永昌力諍於太后而止，則永昌亦賢璫也。李泰後乞封，云伯父永昌立以為嗣，法不得封本生父母，請封其祖父母。詔允之。或疑其托辭，非實也。

【進士給假】近來新科進士選期未及者，多以給假省親省墓為辭，得暫歸里。其有力者則乞解銀及借各曹署閒謾之差，以省雇

募之費，否則觀政衙門堂官代以為請，相沿不改。偶閱《景帝實錄》，景泰五年甲戌科取進士三百五十人，時大理卿薛瑄奏請除一甲三人外，其未授職者，乞放回依親讀書。帝曰：「科舉正要用人，既取中又放回，不如不取矣。一切俱留候選。」景帝勵精為治，不容臣下偷安自便如此。至嘉靖五年丙戌科，辦事進士應檟等百人，以選期尚遠乞依例放歸，疏連上未允。最後上切責：「爾等發軔科甲，不思練習政體，乃乞回以便己私。」終不許。至首輔費宏等代為請，亦不從。世宗聖齡甫二十，正如太阿出匣，諭旨森嚴正大，默符先朝，今之新貴圖自佚者，可憭然矣。

【進士百戶】英宗親征時，有宣府龍門衛充軍進士張鑿者，詣行在所，疏乞上駐蹕宣府，但選將統兵征剿，則兵權歸一，號令不二，人有效死之心。上不能用。及景帝登極，鎮守山西都督孫安以為言，謂當時若從鑿言，豈有今日之禍，乞量加擢用。下兵部議。帝命鑿為試百戶，送大同總兵昌平伯楊供處聽調。弘治六年，故兵部尚書于子俊男舉人真，乞錄其父軍功。上命真為錦衣正千戶，子孫世百戶。今上辛丑，錦衣管衛事指揮于茂發，以考察軍政降百戶，奉旨仍舊蒞事，以從六品得掌司隸雄劇，亦本朝所無。茂發即于真曾孫也。

【異姓】天順甲申科，有進士沮茂登第，時憲宗新即位，怪其姓罕見，問之，首揆李賢對云：「此字音陝。」然而韻書未之見也。正德間，嬖幸錢寧冒國姓，而其孀也氏死，朝士有作奠文者，以也姓無出，改稱乚，寧怒不納，俾改正始受之。按：「也」字，必「她」姓之誤，或後人以為不雅去「虫」字耳。古來奇姓雖多，未有若此二氏者。又成化間有山東布政使胡得盛，上以北虜方熾，且「盛」字音與「勝」相似，改為胡靖，於時憲宗何不並沮姓改之。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，羅雄州土知州亦者姓，又四川雄鎮府女士官者氏，即近年招贅貴州土舍安堯巨為婿，改姓隴氏，冒襲世爵以致黔撫郭子章被攻者是也。此正堪與錢寧孀也氏作確對，且錢寧本雲南人，蓋亦夷姓，類是者甚多。

【早達】憲宗朝早達者，無如長沙李文正、丹徒楊文襄，俱以數歲神童，薦為翰林院秀才，而不知其後又有壽光劉鈞也。鈞為劉文和羽第四子，文和雖次相，受知憲廟甚深。鈞以八歲召入，即授中書舍人，因後幼不能佩牙牌，特製銀牌以代之，出入殿廷，欄檻未能趨越。時丹徒楊文襄已舉進士，與鈞同官，乃提攜之出入。楊負重名，師友造請者無虛日，又好酒奕，因是不得如願。每歡曰：「此童累我。」後為劉瑾所惡，勒罷，用李文正薦起，歷尚寶丞卿，以至太常卿謙翰林院五經博士，晉階資善大夫，賜二品服，食一品俸，立朝五十餘年，至嘉靖十四年始致仕歸。其進也，不以科目，且文藝去李、楊二公遠甚，即爵位功名亦相懸夔絕。然文正暮年無子，貧窘憔悴以終；文襄被謗歸，即疽發而歿；鈞以納禪起家，被遇三朝，富貴安樂，優游林下，則二公所未逮也。鈞頗好學，喜藏書，常刻同姓前代人文集數十種，亦非膏粱儕輩也，觀其對西樵留印記一事，則固博通典故者。

【納粟民生高第】景泰以後，胥監始有納馬之例，既改為輸粟，初不過青衫援例耳。既而白身亦許加倍輸納，名曰後秀子弟。於是辟雍遂被銅臭之目，且其所冀，不過一命為榮，無有留意帖括者，於是士子叱為異類，居家則官長凌忽之，與齊民不甚別矣。唯成化丙午，羅文肅圭峰累試有司不錄，遂以後秀入賞，舉順天解元，次年登進士為庶常，顯重於詞林，其年且逾不惑久矣。於是士人始有刮目此輩者。以余所知，近年則同邑項玄池名德楨，亦厄於里試，入北畿，試乙酉第三名，丙戌進士高第，經藝為時所式，今參議；己丑科吳徹如名正志，以乃翁赴任不及試，命入南監，即聯捷為郎，建言今年以光祿丞召入矣。是年又有徽州人汪以時者，年五十餘，尚為儒童而酷貧，其親友哀之，為納銀，游北監，亦連舉鄉會，為御史，今已升冏卿。其他不及知者，必尚多也。

【外戚科目】錦衣周賢者，駙馬景之子，母曰重慶大長公主，英宗女也，以儒生登成化二十二年舉人。時孝肅后在宮中，聞外孫得雋，喜甚，侈以為盛事。賢南宮久不利，乃以戚畹例授錦衣衛指揮僉事，至弘治十六年，以久不遷職，乞升，兵部執奏以為無例卻之，上命升一級為指揮同知，時孝肅方稱聖慈仁壽，太皇太后猶在養也。至正德間，又以例降千戶，又升歷都指揮僉事以卒。當時外戚恩澤尚有節如此，又梅純者，曾祖曰駙馬都尉梅殷，會祖母曰寧國大長公主，為高帝第二女，殷以嫌歿於永樂中，純以世職為中都副守，上疏請改孝陵衛以便奉曾祖父母之祀，詔許之。純起家三甲進士，授知縣，改襲祖職，歷指揮使，以至今官。純忠貞嫡裔，且起甲科，即改金吾亦不為過，而靳惜至此，今之濫恩有十倍正德中葉者，可慨也。

【魁元再甲子】弘治九年丙辰科狀元朱希周，蘇之崑山人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，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綏，次年卒。贈太子太保，諡恭靖。嘉靖二年癸未科探花徐階，松江之華亭人，仕至少師、吏部尚書、大學士，及見萬曆癸未科會元李廷機，去臚唱數日卒。贈太師，諡文貞。嘉靖二十年辛丑科會元陸樹聲，松江華亭人，仕至太子少保、禮部尚書，及見萬曆辛丑科同邑人狀元張以誠，又五年始卒。贈太子太保，諡文定。三公者，以南宮首薦或高第鼎甲，俱詞林鉅公，榮哀始終，名德無玷，登第周一甲子而始下世，皆在吳中數十里之內，盛哉。